

陈世衡书画作品集



陈世所
书画作品集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芷町书画作品集 / 陈芷町绘. —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102-04603-7

I. 陈… II. 陈… III. ①竹亚科—花卉画—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汉字—书法—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5574 号

陈芷町书画作品集

编辑出版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 32 号)

www.renmei.com.cn

责任编辑 于瀛波

设计 刘畅

责任印制 丁宝秀

制版印刷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11

ISBN 978-7-102-04603-7

定价: 180.00 元

陈芷町艺术简介

陈方，字芷町，号荒斋，一号大荒斋主。江西石城人，1897年出生，1962年9月逝世。幼时攻读古诗文辞，喜绘画。弱冠后为京沪各报撰写论述，先后服务于上海《申报》《商报》《北平大同晚报》等，因其文采论议而颇获名声。曾于收藏家馆中阅读宋、元、明、清各名家真迹，理解甚高，于山水花鸟均有涉猎。于20世纪30至40年间，进入当时的政界，后随陈布雷先生从事案牍工作，由于文才卓著，有江西才子之称。抗战后期，先生自感姜桂之性，不宜久居宦途。在公余时专习写竹，又与当时的多位名画家如傅抱石、齐白石、郑曼青等交往切磋；在北京、南京广为阅读历代名家的竹画，搜求文与可、苏东坡、柯九思、吴仲圭以来的真迹，苦心钻研；并在各地竹林品味竹子在风、晴、雨、露、雪下的意态，其墨竹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949年1月先生辞职，转迁广州及香港，居闲作画。1953年赴台北，曾先后开过三次个人画展，均极一时之盛。在台北，先生与书画家过往甚密，作画论画，于1954年与郑曼青、马寿华、陶芸楼、刘延涛、张穀年及高鸿逸组成了七友画会。

先生画竹不拘泥于前哲的墨法笔法，而着力于“师造化”。以荒斋写竹八法及亲笔所作42幅竹谱，将其一生画竹的笔法心得，传授弟子。经撰编成为《芷町竹谱》，世代流传。

芷町先生秉性豪爽，其竹画、诗文、书法被誉为“三绝”，书写墨竹，其灵秀雄杰之气都在所画的一枝一叶中迸发。张大千推誉他是元代以后写竹第一人。

先生对故人、故土的眷爱可以从多幅画的题跋中读到。



陈方（芷町）先生
(1897—1962)

序 一

张大千

吾尝谓，清末为吾国艺坛一大转捩点。一洗旧染，变而愈上。以一般之厌弃殿体书，故北碑汉隶风行一时。先师清道人以家国之感，故于书提倡北碑篆隶外，于画又极力提倡明末诸遗老之作。同时画家，亦多欲突出四王吴恽范围，故石涛石谿八大之画大行于时。时清鼎改革，故宫名迹，得公之于众；而南北藏家，又多不自秘，借以西法影印流布。故学者得恣其临摹赏会，于是自明末而上溯宋元明初，乃必然之趋势。宗风不变，进而益上。此吾国画坛晚近所以特开异彩，非清人所可望也。而尽竹之精妙，则以吾友芷町为第一。

自文人画盛行，而宋元以来凡工诗工画者，弄笔余闲，虽不能悉其力于繁复之山水，然兴之所至，每好作梅兰松石，以写其奇逸之气，此自东坡湖州以来，名迹俱在，艺苑所共见者也。惟画竹自明文徵明以后，不施古法，习于野战，故有请一代画竹家数虽多，皆无足观。以书家而画竹者，吾得二人焉；湖州沈氏，于画无所不摹，精能之至，妙入能品，于髯所称为种班出生者也，偶以余沈写竹，笔致方雅，然未能专精于此，成名一家。番禺叶氏，书法劲肆，雅近明贤，致力画竹有年，尝自评其竹为不落清人门限，其用笔有古拙之致，而灵气激荡处尚少，似未足以方芷町也。

芷町故赣之名下士，夙精词翰，善饮工书。书出入北海南宫，劲拔挺秀，独出冠时。以其秀挺之笔，进而画竹。自明初夏仲昭，元之吴仲圭柯九思，上窥文湖州赵吴与，以久居南北两京，所见名迹至伙，退食之暇，即事临摹，精进不懈，垂二十年，天人交至，故其所作，风枝露叶灵气满纸，非并时之彦，所可望其项背也。近复致力梅兰松石，皆清超绝俗，以俪其行。乃觉相得益彰也。

吾尝谓，艺事必资于为人，故古代忠臣侠士名儒词伯，虽素非名家，偶弄笔为书画，辄有至味超诣。君为人刚鲠俊爽，急人之急，其所蕴如是，兼以点染有素，故当其酒后醉墨淋漓，弥见其劲节拂天，肝肺槎枒之吐向纸上也。比出其近作精品展览，余与君廿载交期，深知君致力斯道之勤，顾以身居海外，不能欣赏评题于素壁之下，用述所知，以质宝岛之爱好艺术者。

(引自李永翘编选《张大千艺术随笔》 陈芷町画展引言)

序 二

程沧波

芷町既长谢浮尘，其形骸五阴，化为灰烬，其人其事，悉归寂灭，莽莽苍苍之天壤，冥冥荡荡之三界，芷町平素所藏所存，并随其形与质而悉壤悉灭乎，抑虽经大浸稽天与夫金石流土山焦犹有不壤而独存者乎。芷町书画选集之刊行，盖其亲朋故旧冀于万劫无常之中，为故人稍存其不壤不灭者于无穷，其志甚壮而其心则可悲也。呜呼，芷町磊落一世奇男子，生平立身志节，自今以往，皆不得复见，生前之文章卓犖，没后之风骨英灵，皆将于此寸纸尺楮中求之，人生之幸与不幸，殆难言之。孔子曰，彼游于方之外者也。而丘游于方之内也。方芷町盛时，吾日期其游于方内，以克保其功名。逮其老病，吾转而勉其游于方外，以求圆满成功于富贵利达之上者，彼其处禁近之地，一旦敝屣尊荣，酒酣墨饱，纵笔于烟云松竹之间。于尘世纷纭，若无一足萦其怀抱，然其忧时爱国之忠诚，往往流露而不自觉。此其所藏所守，有非大过人者不能为，尤非神游于方外者不克勉强而力行。书画选集共若干幅，邱君南生独任搜集校订之责，此数十幅纵横激荡之作，类皆大陆撤守避地南来时所为，而以顶天立地画幅冠于选集之首，唯此顶天立地之精神，实国家中兴之所赖，后之来者观览是册，因而闻风兴起，砥砺相勉，以达于成己成物。黄花郁郁，翠竹珊珊，芷町精灵之不壤不灭，盖历亿千万劫而长住矣，岂不威哉！

（《芷町书画选集》序 1963年武进程中行沧波序于台北）

序 三

叶公超

芷町画竹，始于抗战初期，政府迁渝，时芷町42岁。某夕，芷町召饮斋中，在座者有彭醇士、郑曼青诸子。芷町醉后，欣然命笔，写垂竹一竿，自谓尚似文湖州，熟视之叹曰，非但不似文与可，实无一处是，誓今后必日日写竹。芷町心好胜。曾见其在粤中画展时有题竹诗云，平生写竹不让人，醉中挥毫更通神，其豪迈自负，可见一斑。近数十年来，朋侪中以写竹度日者惟芷町一人耳，余如余越园、汤定之、吴湖帆者，虽皆以写竹见称，然其造诣终不及芷町之深。芷町初师仲圭丹丘，兼叩九龙山人顾定之诸家，胜利还都后，乃刻意夏太常，深得其结顶叠叶取势各法。虽兴之所至，尝自谓取法与可东坡，实则所得于仲圭仲昭之处最多，所谓以草法写竹也。与湖州之以篆写竿，以隶钩节，以楷写叶者，其个性不同，所流露于笔端，亦自然而异。芷町写竹，其风姿气韵，洒落参差，灵活生动，与变化奔放，可谓近百年来所仅有。夫书画原能反映作者之品性资质，写作（竹）尤然。江湖末流，其失也粗野，曲学腐儒，其失也拘滞。芷町写竹，酷似其为人，纵横不拘小节，作画时偶有瑕笔，亦所不计，迨其一气呵成，激荡奔放中，自有其师承规矩，与夫神韵气质，隐约于笔墨间，正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也。

（《芷町书画选集》跋 叶公超1963年写于台北）

忆 芷 町 师

徐宾远

春明大姐从北京打电话给我说，为芷町老师筹备的七友画展（陈芷町、马寿华、郑曼青、陶芸楼、刘延涛、高逸鸿、张穀年，当年有“竹林七贤”之称的艺坛菁英），定于今年中期在台北市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虽然七位前辈早已作古，但他们的后辈都不遗余力的共襄盛举，老师的画册也将在北京付梓印行。春明大姐为了这事，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奔波遍访两岸画界人士及亲友，各处寻找资料。我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相反的，自己十分汗颜，我是芷町师“大荒斋”在台湾收的唯一的嫡传弟子，竟未能为老师做点什么，为画界做点什么。

芷町师是于1949年到达香港，再于1953年辗转来台的，当时春明大姐未能随行，时隔两地，渺无音讯，几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老师和师母都已相继作古，可以说我是陪伴两老晚年最后一段时期的人。那时师母每每向我感叹说，若是女儿在身边就好了（师母有五个儿子，仅春明大姐一个女儿）。没想到事隔五十年后，我竟然能和师母当年念念的女儿、我从未谋面的春明大姐见面了，真是百感交集。

春明大姐为老师出画册的事，在电话里一再担心怕印刷效果不好。因为老师的画的原作为各方人士收藏，几乎找不到几幅原画，内容所采用的大部分翻自以前出的画册，和我当年学画时所临摹的照片，和能得到原件而用当前的摄影技术拍成的照片。但我认为这并无大碍，竹画，最主要的贵在表现自我的意念，内心的情操，正如元朝四大家之一的倪瓒对自作的竹画说：“余之竹，聊以写胸中之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

宋，宣和画谱《墨竹叙论》云：“墨竹往往不出于画史，而多出于词人。”“墨卿之所作，盖胸中所得，固已吞云梦之八、九，而文章翰墨形容所不逮，故一寄于毫褚。”又宣和书谱“叙目”亦曰：“架雪凌霜，如有特操，虚心高节，如有美德。”由此竹被认为儒家式的象征意义，成了后代文人、士大夫赞美的对象。文兴可后，如东坡、仲圭、丹丘、夏太常、石涛诸贤。其用笔用墨各具姿态，一若书法之各有姿态。

元朝出现的“墨戏”，其实就是士大夫、知识分子和文人的遣兴之作，以写竹来寄托胸中的抱负，抒发胸中的灵气，或适一时之兴起，便信笔写来，也不求形似，不论写生、不论流派，完全自由任意用笔，此乃是所谓的“文人画”。因此可知竹画非重于形式，而是神乎于形外。在中国画中它是独树一格，并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国画中最难表现的最高境界。

芷町师为人豪迈，喜欢饮酒，酒后写竹，信笔挥来尤为传神。正如他自题的画作，“酒气沸沸自指间出，遂不觉笔笔皆风动也”，“酒酣兴至乃有自然之合”，又“无角车轮事远游，偶然诗酒竞风流，偶然种起千竿竹，扫却人间万古愁。”芷町师不但写竹不让人，他的提笔成诗和书法的造诣，堪称三绝。在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幅书法对联是“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豁达而超然，这幅字是我为他裁纸托纸写的，那时他手执笔已十分颤抖，如今我还留着这幅字。

还有当时我正在习作时，芷叮师过来顺手在我画的竹干边示范竹叶的叠叶法，从这小撮竹叶可看出芷叮师的写竹八法，“疏密、参差、轻重、浓淡”，尽在其中。我也珍惜地保存着，重新展示在眼前，心中涌起无限的怀念与追思。

芷叮师于大病后，在1956—1957年，曾小试题笔做画，均落款为“已减风云气，还存雨露姿”，以画作拟己，从画笔中，可窥出当时心情及提笔之艰难。这两幅画可说是芷叮师最后的代表作。

芷叮师在晚年，有感于时势动荡，及人生遭遇，身体又被病折磨，数度进出医院。平日足不出户，只有寄情于书画中，芷叮师曾在香港作题“顶天立地之作”曰：“小楼夜夜风兼雨，叶叶枝枝皆起舞，世间何处有桃源，自向竹中觅真趣。”这幅画是传家之物，最为心喜，但不幸惨遭祝融。我曾试临摹，虽用笔万千，也只能得其形于一、二，离神似尚远矣。

画界人士称赞张大千先生的绘画成就是“五百年来一大千”。而大千先生却推崇芷叮师的竹画是“五百年来写竹第一人”。并评曰：“书出入北海南宫，劲拔挺秀，独出冠时，以其挺秀之笔，进而画竹。自明初夏仲昭，元之吴仲圭、柯九思，上窥文湖州赵吴与，以久居南北两京，所见名迹至伙，退食之暇，即事临摹，精进不懈，垂二十年，天人交至，故其所作，风枝露叶灵气满纸。”由上所述，芷叮师所写之竹乃是继承正统。我于1982年去摩耶精舍拜见大千先生时，也曾亲耳听到他盛赞芷叮师的文采，称之为“天下第一刀笔”，并还举例说出芷叮师的为人正直不阿，诚然君子人也。

大千先生对我带去请他指教的拙作，用放大镜一笔一笔的检视，说是“要找一笔”。原来大千先生和芷叮师是至交，经常在一起论及书画。他说芷叮师画的竹叶中有一笔，他始终学不来，并感叹这笔的飘逸卓绝。当时他看着看着指着其中一幅画，说：“就是这一笔！”他又忆及过往许多书信，常请芷叮师为其起草。大千先生见到我这弟子，话说不停，都是我不知道的故事。在这里再次感谢大千先生，使我更深一层了解已故芷叮师的风采。

我的大师兄谭以宏是芷叮师在广州收的弟子，国学深厚，温文儒雅，尽得老师竹画真传，芷叮师将他带来台湾住家中，大师兄视芷叮如父执。1955年芷叮师初次中风住进台大医院，他不眠不休随侍左右，可惜芷叮师于1962年过世后，不数年他便英年早逝了。

画境生于性情，从芷叮师的画作里，就可窥出其人的风采。冀望此次春明大姐的努力，能唤起古人的文风，高尚的情操重现。东晋的王子猷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老师和师母若地下有知，当含笑于九泉。

2009年1月20日
完稿于台北市忆荒斋

写竹见狷骨 醉墨显狂才

——话陈方书画艺术成就

熊宜敬

“岁寒三友”——松、竹、梅，“四君子”——梅、兰、竹、菊，这两种画科，是中国绘画史上极为特别的种类；在“文人画”未曾出现之前，这些“植物”都附属于山水或花鸟、人物……等主要画科的画面作为点缀，直至北宋末期文人画兴起，才成为不少骚人墨客、名士画家用以遣兴抒怀的最佳题材。

由于这类题材不论笔墨、结构都看似简易，但事实上却牵系着个人书法造诣、豪情逸气、腹笥学问等诸多内在涵养方能尽得精神，也因此，不论“岁寒三友”抑或“四君子”，就被视为一种“知易行难”的绘画科目，得其皮毛容易，见其精神则难。

以“画竹”而言，在《十国春秋》一书中即提到西蜀李夫人曾于月夜里写画墨竹，颇得文人水墨的情境；而五代以画竹知名的也有数位，如南唐丁谦、李坡，后周施璘等，但大抵都在滕昌佑和黄筌双钩竹法的基础上衍伸为墨竹，与尔后文人画发生的墨竹氛围趣味相异。

至北宋中后期，文同在书法及写生的基础上首倡画竹须“胸有成竹”而成一代画竹之祖，后世画竹者多从其宗，元代吴镇更搜集了宋、元两代学随文同画竹之法的廿五位画家各立小传，编成《文湖州竹派》一书，至今千年，影响力不坠。与文同为中表之亲的苏轼，就是湖州竹派健将，曾在试院作画，兴至无墨，就用朱笔写竹，称为“朱竹”，后世画家多竞起仿效。

由于文人画强调抒发胸中逸气，进而使画竹之道更加纵放恣宕，南宋杨无咎、徐禹功就极得萧散之意；进入元代，画竹一道更是大放异彩，名家辈出，如李衍、柯九思、顾安、吴太素、雪窗、吴镇及赵子昂、管道昇夫妇和杨维翰、杨维桢兄弟……等，都各具风姿，成就斐然。

进入明代，宋克、姚广孝、方孝孺、范暹、夏仲昭、陈宪章、文徵明、陈芹、孙克弘、朱之蕃、陈继儒……等，在画竹方面都各擅胜场；入清以后也是画竹名家辈出，如诸昇以“雪竹”驰名，金农墨竹拙厚洁朴，郑板桥更以自创“六分半书”融入竹画之中自辟新径，成就卓然。

民国以来，画竹者亦不乏名手，但成就至高的陈芷町却几为今人遗忘，被张大千推崇为“元代以后写竹第一人”的陈芷町，就是与彭醇士、刘太希并称“江西三才子”，与郑曼青、马寿华、陶芸楼、刘延涛、张穀年、高逸鸿共组“七友画会”的渡海来台书画耆宿陈方。

陈方父亲陈善吾，学问渊博却无意功名，耕读田园，以课子遣兴，因此陈方幼承家学，加以禀赋颖异，十一、十二岁时就已才思敏捷，古文诗词声誉乡里，被乡党贤士许为“才子”；受完中学教育，即负笈离乡，投

入南昌法政学校，由于自小身体羸弱，19岁那年险因一次严重咯血而丧命。

在法政学校三年结业，便远游上海，廿五岁时与宁都邱氏结婚，而后至北京，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寄寓于江西会馆，这数年间，由于立志从政报国，但以乏奥援，难获进身之阶，作客异乡，生计维艰，可说是陈方一生中经济最拮据的时期；不过，也在课余闲暇在上海、北京各报投稿谈论时事（如上海申报、商报、北平大同晚报），除了获取稿费聊补生计外，也为自己累积了一些文名。在北京时，每得空闲就逡巡于琉璃厂书肆之中，对印章极感兴趣，且由同宗介绍，结识名画家陈半丁，往还密切，可说是陈方着意于绘事之始。

1925年，曹锟政府崩溃，段祺瑞在北京政府执政，以广东籍旧国会议员杨永泰（畅卿）为“善后会议”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拟订整理全国财务计划，并公诸报端征询舆论意见，当时卅六、七岁的陈方即针对经济问题撰写长文刊于报上加以评论，杨氏阅后大为激赏，透过报社与陈方联系，相约面谈，陈方侃侃而论，杨永泰极为嘉许，便聘为财委会秘书，从此宾主相处十数年，如伯乐之识千里马般融洽。

段祺瑞政府垮台，杨永泰与陈方同至上海，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杨永泰受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陈方仍任秘书，杨永泰的时事条陈，皆出于陈方之手。1932年夏，蒋介石在武汉设“豫鄂皖三省剿总”，杨永泰任秘书长，陈方则为其机要秘书；这期间，陈方有意从政一展抱负，但因资历较浅而无法如愿，颇觉悻然，便以母病为由呈请辞职侍亲，而杨永泰深知陈方性格并不适合作官，便极力安抚陈方，更在其生活方面多所照应，陈方在生活无虞下方始打消从政念头。

1935年11月，陈方因杨永泰随蒋介石至峨眉山集训川军中下级军官，也客居成都，闲暇较多，常与友朋在成都陕西街“不辞无归小酒家”用餐，酒家老板黄敬临原籍江西，清末曾作过小吏，善写工整小楷，每日必手抄汉书五页，精烹饪之术，与陈方有同乡之谊，陈方以其为隐于市肆的读书人而乐与交往，经常在店内小酌微醺后，又至黄敬临家中茗叙，可称知己。

杨永泰猝逝后，陈方奉调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担任秘书，襄助主任陈布雷，甚受陈布雷赏识，相处极佳，后又担任侍从室第四组组长。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受命担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由于世道初靖，较有闲情谈文论艺，当时南京最知名的书画雅集名为“畸社”，以参加社友皆为行事超俗而得名，江西有陈方、彭醇士、傅抱石三人，浙江有郑曼青、张宗祥……等七人，江苏有汪东……等三人，广东有黄君璧、商藻亭、王商一等三人，常合绘作品以为唱和。

至陈布雷去世，陈方痛失长官知己，便对从政心灰意冷，从而专力艺事，日夕以书画诗文自遣。

国共分裂后，陈方携家辗转至广州而后寄居香港，由于当时诸多书画名家、文人学者皆暂避此地，使香港在1950年前后成为民国时期文人书画家聚集切磋的大本营，陈方即属中坚人物，而其位于礼顿山道三楼的

寓所，也成为友朋知己流连之处；同时，陈方也以大陆时期在经济、政事上的长才，出任香港中国银行董事，当时同任董事者皆为极知名人士，如杜月笙、王晓籁、徐柏园、钱新之、莫德惠、宋汉章……等皆是。

1950年中秋前后，蒋介石特以亲笔信函要蒋经国面交陈方，信中有“盼兄来台共寂寞”之语，而蒋经国还特为此事至香港在陈方住所打了一夜地铺，足见蒋氏父子对陈方才具的看重，两年后陈方欲离港，甚至一度有与张大千同赴巴西之议。

1953年，陈方以病举家入台休养，并受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但1955年中不幸第一次中风，此后即缠绵病榻，至1962年9月28日，终因第三次中风及肺结核而医药罔效，一代贤才未能在政事上大展抱负，但却在艺事上留下了永恒的成就。

陈方病逝，政论家陶希圣所作挽联，最能呈现陈方生平，其上联为“处大政之际，短篇长篇之文，劲简周详，无不恰当其分”，下联为“在小品之中，三竿二竿之竹，清劲疏落，可以想见其人”。

陈方的艺术成就，以墨竹风姿追古开今最具代表，事实上，陈方幼时即喜绘事，20岁后游学于上海、北京，亲睹不少宋元明清名家真迹，并与陈半丁、郑曼青、彭醇士游，对山水、花鸟皆有涉猎；尔后更结交海内艺文杰士、切磋砥砺，在公余之暇戮力于诗文书画而奠下厚基，而专事画竹，则是中年以后的事了。

据叶公超所言，陈方写竹始于抗战初期，当时国民政府迁至陪都重庆，陈方42岁；“某夕，芷町召饮斋中，在座者有彭醇士、郑曼青诸子。芷町醉后，欣然命笔，写垂竹一竿，自谓尚似文湖州，熟视之叹曰：非但不似文与可，实无一处是，誓今后必日日写竹。”

陈方好胜孤傲的个性，却成就了他在写竹上的卓越成就，自那夜发誓日日写竹之后，更不止一次对友朋言：“我现在一闭上眼，看见的全是竹子，睡觉作梦也是竹子。”由于陈方好饮，往往“负才使酒”，创作往往在酣饮之后，所以在墨竹款识上常见“醉墨”二字；同时，也由于他的从政经历浮浮沉沉，始终以未能一展长才而遗憾，这种对多难家国的抱负未竟，必然在孤高如陈方的心灵上更加体会深切，而在“日日写竹”之后，正可藉墨竹的挥洒纵横，托付个人在人生际遇中的无奈和施展抱负的快意，也因此，陈方的墨竹、书法加上题识诗文，活脱就是一幅幅生命升华的写照。

陈方的写竹，不少前辈名家都已为其探溯根源，而终不离以古为师，自文与可、苏东坡至元、明诸家皆为所本，陈方曾说：“写竹从板桥、石涛、八大辈入手，诚属取法乎下，予几为某画师之言所误，今得观明、元以上真迹，终知取法乎上，犹不失为中乘，取法乎下，则永堕十八层地狱矣。”陈方对前贤绘事精艺，极为推崇却不拘泥，而曾在写竹题识中写上“欲唤文苏起，同参造化师”的句子，更可见其自视之高，而在广州开画展时，亦有一首题竹诗曰“平生写竹不让人，醉中挥毫更通神；南来豪气高千丈，簌簌清风最逼真”，不

但豪迈自负而且高逸清旷。

陈方的同乡挚友，亦为“江西三才子”之一的刘太希，曾有诗赠陈方“写竹欲凌文与可，为书略似米南宫”之句，当时陈方正朝夕临写米帖，自认已得神髓，对刘太希只称其“略似”颇有意见，刘太希却笑言：“称略似，陈方还存在，如真似，则陈方不见了。”听了老友偈语，陈方如醍醐灌顶，以此于书、画二途就更是开展了。

张大千被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唯独对画竹一道独誉陈方，曾赞其艺事曰：“风枝露叶，灵气满纸，非并时之彦，所可望其项背也。……近复致力梅、兰、松、石，皆清超绝俗，以俪其行，乃觉相得益彰也。……艺事必资于为人，故古代忠臣侠士名儒词伯，虽素非名家，偶弄笔为书画，辄有至味超诣。君为人刚鲠俊爽，急人之急，其所蕴如是，兼以点染有素，故当其酒后醉墨淋漓，弥见其劲节拂天，肝胆槎枒之吐向纸上也。”大千以一代巨匠不轻易许人，而对陈方艺事却推崇备至，颇为罕见。

同以画竹之名享于艺坛的叶公超，在陈方唯一存世画册《芷町书画选集》中跋道：“……近数十年来，朋侪中以写竹度日者惟芷町一人耳，余如余越园（绍宋）、汤定之（淦）、吴湖帆者，虽皆以写竹见称，然其造诣终不及芷町之深。”同时并阐明陈方写竹之师：“芷町初师仲圭（元·吴镇）、丹丘（元·柯九思），兼叩九龙山人（明·王绂）、顾定之（元·顾安）诸家，胜利还都后，乃刻意夏太常（明·夏昶），深得其结顶叠叶取势各法。虽兴之所至，尝自谓取法与可（北宋·文同）东坡（北宋·苏轼），实则所得于仲圭（吴镇）、仲昭（夏昶）之处最多，所谓以草法写竹也。与湖州（文同）之以篆为竿，以隶钩节，以楷写叶者，其个性不同，所流露于笔端，亦自然而异。”因此，叶公超推崇陈方：“芷町写竹，其风姿气韵，洒落参差，灵活生动，与变化奔放，可谓近百年来所仅有。”“芷町写竹，酷似其为人，纵横不拘小节，作画时偶有瑕笔，亦所不计，迨其一气呵成，激荡奔放中，自有其师承规矩，与夫神韵气质，隐约于笔墨间，正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也。”

此外，黄君璧也称道陈方之艺：“芷町先生，文学大师，画竹专家，早已名满大江南北，其画竹法度严谨而潇洒，其章法尤多奇趣，而用墨则深得明僧清湘道人（石涛）遗法，近百年来无与匹比。”将陈方用墨之法比之石涛，则使知者对陈方又有更深层的认识。常于陈方在台期间前往请益盘桓的当代书画家李大木，也敬谨言道：“江西陈芷町先生，工诗文，书法初宗右军，复集宋四家之大成别开生面，写竹则浑厚华滋，能于宋元遗法中独出新意，其书与画，均足以冠冕一时，垂范后世。”李大木以晚辈身分叙述陈方艺术成就，言简意赅。

当代书法耆宿程沧波，在《芷町书画选集》序文中，更对这位挚友怀念至深：“芷町磊落一世奇男子，生平立身志节，自今以往，皆不得复见，生前之文章卓萃，没后之风骨英灵，皆将于此寸纸尺楮中求之”，同时，也对陈方一生政海浮沉及从艺心理作了深刻的叙述：“方芷町盛时，吾日期其游于方内，以克保其功名，逮其

老病，吾转而勉其游于方外，以求圆满成功于富贵利达之上者，彼其处禁近之地，一旦敝屣尊荣，酒酣墨饱，纵笔于烟云松竹之间。于尘世纷纭，若无一足萦其怀抱，然其忧时爱国之忠诚，往往流露而不自觉。此其所藏所守，有非大过人者不能为，尤非神游于方外者不克勉强而力行。”对陈方一生心境的了解，程沧波可谓入木三分。

至于陈方的书法，早期致力于二王，对于米字更是勤习，曾自友人处借得米字真迹二卷，朝夕临写，自认最得米字神髓，除保有米芾的俊迈豪放外，也可见到颜鲁公的浑厚及结构；陈方喜以生宣纸、兰竹笔作画，晚年尝试以羊毫软笔为之，亦能写出淳厚的味道。

陈方曾在自撰的《写竹篇》中，畅谈画竹的立意和心境：“古人称竹为长身君子，并说竹解虚心是我师，其实虚心仅为竹的一种美德，其最值得歌颂赞美的是不屈不挠的劲节，雍穆清静的高风，和四时不改的气度，都充分象征着正直坚贞的人格。……我当初所以选择画竹，一方面固然为了练习起来，比山水花鸟更觉简便，只要一笔一纸，便可挥洒自如，一方面也是对于竹的高风亮节，起了内心的共鸣，……可是画竹一门，表面看去，似乎十分单纯，等到拿起笔来，倒也相当繁杂。因为竹的本体，看去大致相同，然而他的实质，却是每竿有别，……每一竿的老嫩高低，每一枝叶的阴阳向背，都要错综变化，不悖自然而又合于真美善的境界，才能算是好画，才能感通他人。”

对学习历程，陈方也述说极详：“记得我最初学画之时，是从两种蓝本入手，一本是故宫博物院所印吴仲圭的教子竹谱，一本是有正书局所印柯九思的竹谱，他们都是从书入画，柯是用楷法写竹，故其根竿枝叶，皆以凝重秀美见长，而用墨特为腴润。吴是用草法写竹，故其运笔泼墨，特见雄浑恣肆，我从这两册书中简练揣摩，整整费了一年多的功夫，才略有心得。四川本来产竹极多，更随时随地注意真竹风晴雨露的情态，收掇到毫端纸上，接连几年，除了忠于本职外，简直成了一个竹迷，听到某处有一张古画，便千方百计必须看到，听到某人竹画得好，便偷闲拜访，专诚请教，日积月累，心醉神驰，今日虽薄负虚名，甚至赖以糊口，当初着实经过一番甘苦，而且风枝露叶之中，更蕴藏了无限辛酸。”

字里行间，可以窥见陈方的写竹，其实就是生命历程的反射和心绪浮沉的抒发以及对大环境背景的郁结，这点，陈方在1949年初辞去政职，目睹局势骤变之下，有更进一步的说明：“鱼烂于肉，土崩于外，悲愤之极，沉湎醉乡，意将一切现实烦恼，抛之九霄云外，时或不寐，则铺纸挥毫，狂涂乱抹，六十日间，成画逾百，全是醉墨醉笔，盖自学画以来，惟此时用力最勤，成品最富矣。”

陈方并形容自己此时的作品风貌，“凡此作品，或如风狂雨骤，击筑高歌，或如天寒翠袖，浅斟低唱，风格变化，既颇繁复，古人绳检，自多超越，用笔使墨，挥洒沉酣，原意为忘情之寄托，而尺幅之间，意气郁

勃，情趣激昂，转有不能忘情之表现，此后三载，遁迹海南，此种矛盾心理，且复日甚一日，一时艺林知好，过从频繁，言语奖借，弥增清兴，我亦勉从矛盾之中，求取协调，由是于画竹之境界，笔墨之运用，与夫天然之体会，默识而有心得，是又索居三年，莫大之收获矣。”对自己艺事造诣的自负，和艺术风格的叙述，陈方的坦率与露骨，充分展露陈方“狷骨狂才”的自信与才具，藉此叙述也可了解到陈方的写竹精神，其实就是在人生历程中欲展鸿鹄之志未能偿愿之下的移情作用，笔狂墨纵，醉中戏笔，都在验证了陈方藉竹以明志的心境，而胸中学问的广袤和艺事钻研的勤力，就成了创造出竹影飒飒、劲节舞风的卓然艺术面貌最大的推动力。

“偶赋凌雪偶倦游，偶然诗酒傲公侯。偶然种起千竿竹，扫尽人间万古愁。”陈方是否能真为自己“扫尽人间万古愁”无法得知，但他在书画艺术上的傲雪凌霜，的确让后世对这位“大荒斋主”的苍茫率意思潮难平。

陈方身后，仅留下《芷町书画选集》让人从数十幅书画精品中见其艺术风姿，幸亦有《芷町竹谱》中由陈方口述，罗尚撰述的《荒斋写竹八法》传世，总算让这位画竹巨匠的艺术心得得以传流。

（作者为台湾典藏杂志社总编辑）

狷骨狂才画家——陈方

林永发

陈方之女陈春明女士，邀我为陈方画集写篇短文，深感荣幸和惶恐。回忆1972年初从李淑英师，习兰竹，在墨竹上花了不少时间练习，始终进步有限。后来林文宝老手送我一本《芷町书画选集》，终日欣赏临摹，对画竹之法，才略有所悟。写竹要写出墨竹的精神意境，不只是在一竿一竹，一叶一枝上下功夫，必须表现整体的感觉和气势。1990年文化大学研究所，承蒙姜一涵、黄光南两位教授指导完《七友画会及其艺术之研究》论文，深入了解陈方之人与艺术。如今又已廿年，我与陈方老师，虽从未谋面，但其人其画深印心中。

先生个性豪迈、幽默，常能自我解嘲是个性情中人，陈布雷逝世，先生曾作挽联“有声彻天，有泪彻泉，尽瘁艰难归一死；能恕我狂，能恕我狷，永怀风谊动千哀。”他虽然身负有关经济粮食管理要职，却又狂狷的一面，颇有东坡“天真烂漫”之风，所做墨竹亦显露其文人才情和风格。曾题“平生写竹不让人，醉中挥毫更通神”。

陈方的墨竹主要以文同（1018—1079）为基础，再以夏仲昭为体。虽然初师吴仲圭，兼习王绂、顾定之等画竹名家。可贵的是先生能将其灵气与人格融入画中，自成一格，是标准文人画典型。人与画的关系非常密切，古今多少人画竹，但能画出人性、灵气、大气者不多，而且可能是行政的历练和时代的环境培养出他的大气和格局。尝自题墨竹：“偶赋凌云偶倦游，偶然诗酒傲公侯，偶然种起千竿竹，扫尽人间万古愁。”所写墨竹枝叶之间洒落参差，灵活生动，表现活泼的艺术心灵。芷町先生1953年来台，朝夕仍以绘事自娱。1955年和马寿华、陶芸楼、郑曼青、张谷年、高逸鸿、刘延涛等人组成七友画会，成为艺坛盛事。今重读芷町画作，如见故人。见其枝叶笔墨中，往往秀气见厚，厚气见秀，繁而不乱，简总有致。笔墨畅快淋漓，但空间构图又处处表现其独自构图与新意。春明女士整理其画作展出，并出版画集，也许更能让我们欣赏这位狂狷国士在那个震荡的时代中，为中国美术史所留下的足迹。

（作者为台湾台东大学教授）